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神 天下霸唱著. —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,  
2018. 1

ISBN 978-7-5190-2875-6

I. ①河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4749 号

## 河神

---

作 者: 天下霸唱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蒋爱民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复 审 人: 胡 笋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6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jiangam@clapnet.cn](mailto:jiangam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187 千字 印张: 22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875-6

定 价: 59.50 元

---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水上警察队 / 001
- 第二章 闸桥底下的水怪 / 004
- 第三章 魏家坟镜子阵 / 019
- 第四章 老龙头火车站奇案 / 035
- 第五章 吴老显菜园奇遇 / 054
- 第六章 铁盒冤魂 / 071
- 第七章 荷花池下的棺材 / 087
- 第八章 十字路口的凶宅 / 106
- 第九章 楼梯上是谁 / 122
- 第十章 恶狗村捉妖 / 145
- 第十一章 枪毙连化青 / 162



第十二章	河底电台 / 174
第十三章	人体炸弹 / 187
第十四章	炕上的女尸 / 198
第十五章	灶王爷变脸 / 219
第十六章	海张五埋骨 / 239
第十七章	行水丹取宝 / 254
第十八章	209号坟墓 / 270
第十九章	玄灯村平怪 / 288
第二十章	粮房店胡同凶宅 / 305
番外	水上公园青龙潭 / 320
后记	『河神』的故事 / 335
附录	『河神』词典 / 337



## 第一章 水上警察队

九河下稍天津卫，两道浮桥三道关；  
南门外叫海光寺，北门外是北大关；  
南门里是教军场，鼓楼炮台造中间；  
三个墩子四尊炮，黄牌电车去海关。

这个顺口溜，是说旧时天津城的风物。民国那时候，南有上海滩，北有天津卫，乃是最繁华的所在。河神的故事，大部分发生在天津。首先得跟您讲明了，我可不敢保证全都是真人真事，毕竟年代久远，耳闻口传罢了。我一说您一听，信则有不信则无，不必深究。

上岁数的人们，提到天津经常说是“天津卫”。天津卫的“卫”当什么讲？明朝那时候燕王朱棣扫北，后来登基成为明成祖，在天津设卫，跟当时的孝陵卫一样属于军事单位，是驻兵的地方。大明皇帝把从安徽老家带过来的子弟兵驻防于天津，负责拱卫京师，所以管这地方叫天津卫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天津已是九国租借，城市空前繁荣，三教九流聚集，鱼龙混杂，

奇闻异事层出不穷。

天津城北依燕山，东临渤海，上有白洋淀，下有渤海湾，地处九河下稍，实际上主要是五条河道，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淹死在河里。打前清那阵子开始，成立了一支捞尸队，专门负责打捞河中的浮尸，进入民国以后，捞尸队归入警察部门，命名为“五河水上警察队”。

旧社会的警察局等同于衙门口，起初的捞尸队不是水警，属于自发性质的民间组织，个顶个是游泳健将。由于河中的浮尸腐烂发臭，会污染河水，看着也是可怕，因此城里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请水性好的人把浮尸打捞出来。但是做这行当，光凭水性好还不行，胆量也要够大，必须压得住邪祟。

各条河道中每年少说淹死上百人，主要是夏季游野泳溺亡，以及落水轻生之人，还有些来历不明从上游漂过来的浮尸，俗称“河漂子”，也有惨遭肢解，扔到河中毁尸灭迹的凶案遇害者。这横死、屈死的人多了，免不了闹鬼，不管现在怎么看这种事，反正老时年间的人们，对鬼神之事非常迷信。凡是从河中打捞的浮尸，通常是送到义庄存放，有人负责看尸守夜，直至最后抬到坟地埋葬，从头到尾全是捞尸队的人负责。这些人，除了水性好、胆量大，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子，能够驱鬼除邪，否则做不了这份差事。

当然这些个旧皇历，全是以前的迷信之说。民国以来，捞尸队变成了“五河水上警察队”，不过老百姓仍习惯称他们为捞尸队，也叫巡河队，直到解放之后，才改为水上公安这个部门。咱们这本书里提到的“河神”，单指一人，此人姓郭名得友，在家里排行第二。郭二爷水性好得出奇，冬天河面冻住了，刨了冰窟窿就能潜下去。他的俩眼珠子倍儿亮，猛一看好赛画中的人物。他在五河水上警察队当差，整天跟河漂子打交道，几十年

间破过无数骇人听闻的奇案，也救过许许多多落水之人的性命，生平经历极富传奇色彩。天津人喜欢给人起绰号，叫起来上口、好记，也好听，老时年间的人们提起郭师傅，都说他是“河神”，倒不是龙王爷之类供在庙里的神明。

“河神”的故事全是听老辈儿人讲的，“鬼水怪谈”只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，内容很离奇，情节是一环套着一环，听着特别勾人腮帮子，比评书还过瘾！

咱们闲言少叙，开头先从“桥下水怪”说起。

## 第二章 闸桥底下的水怪

### 1

那是在1949年前，民国某年春节前后，捞尸队带头的老师傅因故身亡。郭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人头儿熟，地面儿也熟，由他在捞尸队挑了大梁。当时队里总共也没几个人，全指望这份差事混口饭吃。这些人算不上正式的警察，搁现在跟临时工的性质差不多，每月赚不了几块钱，收入甚至不如街面儿上的臭脚巡，平时还得找别的活儿养家糊口。咱们说“桥下水怪”这件事情，是发生在转过年来夏天。

事发地点在闸桥附近。以往所说的闸桥，是指三岔河口附近的一道水闸。闸旁还有座大桥，建造于清朝末年，可以过人过车。实际上闸是闸、桥是桥，大闸和大桥两码事儿，只不过挨得很近，人们习惯合起来叫“闸桥”。

当时天热得好似下火，闸桥河沿儿上整日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做买做卖的很多。天津卫是聚宝盆，养活穷人也养活富人。富人多了，贼偷

就多。现今往往把贼和偷混为一谈，在旧社会却有不小分别。偷一般是指在街上掏人钱包的勾当，到店铺里顺手牵羊也算偷。贼这个行当同样分为好几种：有钻天儿的飞贼，蹿房越脊，走千家过百户，拧门撬锁，窃取财物；更有入地的土贼，挖坟掘墓，专门在死人身上发财；另外又有一路水贼。既然是水贼，可想而知离不开水。

西头住了个水贼，这人没大号，有个小名叫鱼四儿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贼。拿天津卫老话来说是鸟屁一个，不值一提，可还有句老话——“鸟屁成精，气死老鹰”，鱼四儿就有点那个意思，本事不大贪心不小。他也没别的手艺，只会编“绝户网”。

咱得先说说什么叫绝户网。通常在河上打鱼，都是撑开一张网，围着网有圈竹篱子，伸到河里沉一会儿，然后抬上来。这样从河中捞出鱼虾，有时候能捞出鱼来，有时候捞不出来，捞一网水草、淤泥、河底的破鞋也是常事。鱼四儿编的这种绝户网，是河有多宽网有多宽，整个拦在河中，用竹竿子打桩，渔网缠着竹竿子绕上好几层，形成一个用网墙围成的迷宫，外边仅留一道口子。鱼从上游过来，到网前就给拦住了。河里的鱼哪识得厉害，只顾顺着网墙往口子里游，进去就让重重渔网困住了，好像进了迷魂阵，怎么绕也出不来。而且这渔网的网眼格外细密，再小的鱼也钻不过去，所以叫绝户网。这招太狠了，河里的鱼有一条是一条，不过来则可，只要过来，全得让这张“迷魂绝户网”给兜进去。

鱼四儿每天夜里偷着设网，天不亮再把网撤掉。早上出摊儿，叫卖晚上打到的鱼，各种各样的河鱼、河虾大小不一，装到木盆、木桶里吆喝出去。官面儿上不让用绝户网打鱼，河里平时还要行船，缠到网墙上也容易出事。鱼四儿怕让人逮着，总得换地方。这一天云阴月暗，他天黑之后到闸桥底



下插网，忙活完了已是半夜，一个人在桥上蹲着抽烟。

此时有个拉车的，刚送完客人收车回来，正好打桥上过。这个拉车的认识鱼四儿，俩人是多年街坊，好心告诉他：“闸桥下水深，夜里经常有人在桥底下看见水怪，那俩眼跟两盏小灯似的。据说前些年还个女的在这儿投河，至今没捞到尸首。平时游泳的人们都不敢上这儿来，你可小心着点儿！”

鱼四儿啐道：“别你妈吓唬四爷！四爷捞了这么多年的鱼，也没瞧见这条河里有什么出奇的东西。真要是捞个女尸上来，四爷就把这死人抱回家当媳妇儿，不图有用图热闹呗！”

那拉车的借着说话走过来，找鱼四儿对个火抽烟，俩人在桥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。

鱼四儿问：“你今天抽的是哪门子风，怎么这么晚才收车？不怕你媳妇儿在家偷汉子？”

拉车的一脸得意：“今天拉了个好活儿，给钱多，就是道儿有点远，这才刚完事儿。”

鱼四儿不信：“嘛玩意儿就钱多？你个臭拉胶皮的见过钱吗？”

拉车的也骂：“吹你妈个牛，就好像你见过似的，接着捞你的鱼吧！”

说话要走，鱼四儿也想回去眯一觉，到后半夜再来撤网。这时候忽听河面上有动静，好像有人摇晃那些撑着网的竹竿。俩人好奇，起身往桥下看。桥底下的河面上黑漆漆一片，只看见插在河里的竹竿不停晃动。鱼四儿大喜，准是兜着大家伙了，挣扎起来能把整个网搅得直晃，想来这东西小不了。

民国初年，曾有人在三岔河口逮着过磨盘大的河鳖，鱼四儿就寻思：“有可能是河里的大鳖！听闻鳖头里有颗肉疙瘩，把这东西挖出来泡水，

然后再用这个水洗眼，有明目之效，瞎子洗过眼都能看见东西。该着四爷时来运转，今儿个可你妈发财了！”想到这儿，他赶紧让拉车的跟着帮把手，俩人在桥上起网。此时夜色正深，他俩把渔网整个提到大桥上，看不清那里面兜着什么，反正是挺大的一团，瞅那轮廓既不是鱼也不是鳖，似乎有胳膊有腿，散发着一股死鱼的气味，臭不可闻。

拉车的胆小，到这时候有点害怕了，跟鱼四儿说：“四哥，你先忙活着啊，我媳妇儿还在家留着门等我回去呢，时辰不早了，我可得先走一步……”嘴里说着话，扭头拔腿要跑。

鱼四儿贼胆包天，伸手拽住拉车的。看那洋车前头挂着一盏马灯，他一把摘下来，说道：“走哪儿去？先借你马灯照照，我得瞧瞧我从河里捞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。”

拉车的本不想借，奈何鱼四儿手快，只好一同去看。两个人走到近前，挑着马灯察看被绝户网缠住的东西，但网子编造得太密，不解开根本看不见里头有什么。鱼四儿也不敢把网子整个解开，扯开条缝儿往里看。一看到了，吓得他叫了声：“哎呦我的妈妈娘呀，是个死孩子！”

## 2

鱼四儿在三岔河口下绝户网，深更半夜捞出个死孩子。这小孩不大，身上黑乎乎的，看上去简直跟长毛的猴子相似，可把拉车的那位吓坏了：这不就是海河水里的水猴子吗？

据说海河水里有水猴子。这种怪物长得像小孩，浑身是毛，屁股后头有尾巴，偶尔也上岸，怕见光亮，在水里头力气很大，拽住人脚脖子就不撒手，

好多游泳的人都是这么淹死的。

别看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可是我一直不信。我觉得海河里不可能有水猴子，要是真有这种东西，生物史就该重写了。后来我听水上公安的师傅讲了一些情况，才知道此事并不是凭空胡说，海河里真有猴子，可跟传闻里的不一样。常言道“无风不起浪”，究其根由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说话也是在解放前，确实有人在海河里发现一个怪物的尸体，那死尸和小孩体形相近，有胳膊有腿，浑身是毛，屁股后头拖着条尾巴，看上去分明是只猴子。众所周知，河里不可能有猴子。老百姓们以讹传讹，都管这怪物叫水猴子，说是淹死在河里的小孩所变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把水猴子的事越说越邪乎，甚至有报纸刊发了照片，让人想不信都不行了。

其实从海河里捞出来的死尸，是猴子没错，但仅仅是一只普通的猴子，并非什么水猴子。之前有耍猴的江湖艺人途径此地，牵着几只活猴卖艺挣钱，其中一只猴子不知吃错了什么东西，一命呜呼了。那年头人死了都有扔到荒郊野地乱葬岗喂狗的，死了个猴子，当然不可能起坟立碑。这位跑江湖耍猴的艺人也是缺德，图省事儿，把死猴扔到了河里。过了两天，死猴尸体被人在海河中捞了出来，目击者们免不了大惊小怪一场，哪想得到是这么个由来，以至于引出许多关于水怪的谣传。官面儿上虽然辟了谣，奈何民智不开，人们仍是愿意相信海河里有水猴子出没。

拉车的这么一提醒，鱼四儿也想起水猴子的传闻了。两个人怕上心来，马灯都不要了，黑灯瞎火连滚带爬地往家逃，跑到半路撞上夜巡队的警察，让巡警当成贼偷抓了。要不是为非作歹的贼人，大半夜的跑什么？巡警先是把这两人一顿胖揍，然后逼问他们在哪儿作的案。鱼四儿哭爹叫娘连声求饶，把自己在三岔河口下网逮到只水猴子的事说了一遍，有拉车的可以作证。

巡警问明情况，带他们两个人回到桥上核实。此时天色蒙蒙亮了，借着天光看出渔网兜上来的东西，不是水猴子，而是一个死孩子，只不过缠了不少水草淤泥。鱼四儿一开始没看错，让拉车的在旁边一咋呼，脑子里全懵了，黑天半夜的看也没看清，误以为遇到了水猴子，胆都吓破了。

等到天亮，人们看清楚这个死孩子，估计是让河底下的水草缠住了没浮上来，尸身已长出深绿色的河苔，面目难辨，仅具轮廓，散发着腥臭难闻的气味，也不知为什么还没腐烂。警察判断不是鱼四儿和拉车的杀人害命，落下口供，草草备个案，讹了几个钱，看没什么油水就把这俩人放了。海河里的浮尸太多，很多死漂儿无人认领，死孩子有得是，有生不下来的，也有生下来养不活的。像这种事，从来是民不举、官不究，下边无人报案，上边乐得糊涂。于是在河里打捞出来的死尸，按惯例要交给巡河队处置。官面儿上的人找来巡河队郭师傅，让他把小孩的尸身拿草席卷了，两头用麻绳扎上，抬回义庄处置。这一抬回去不要紧，可就要闹鬼了。

### 3

依照当地风俗，水死不可土葬，溺水而亡属于横死，不是善终，一定得烧炼成灰，骨灰装进坛子里才能下葬，也不能立刻就烧，按规矩要在义庄停放几天，万一有主家前来报案认领，还需要辨别死者的身份。不过夏季天热，死尸的臭味太大，谁都受不了，这规矩也就形同虚设了。

义庄相当于现今的殡仪馆。巡河队使用的义庄叫河龙庙义庄，地方在西门外，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僻。庙里一度供着龙王爷的泥胎塑像，蟒袍金面，龙首人身，是掌管江河之水的广济龙王，在各路龙王中排在第五，

故民间称其为龙五爷。蓟县盘山挂月峰上有座云罩寺，那是广济龙王的主庙，受过皇封，香火极盛，传说众多。河龙王是民间保佑风调雨顺的神明，而西门外这座广济龙王庙，还有一段关于旱魃尸的民间传说。

郭师傅曾听他师傅说过这件事。早在几百年前，还没有天津卫的时候，此地发生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庄稼人在土里刨食儿，怕只怕老天爷不下雨。那次旱灾可了不得，连着九九八十一天没下半滴雨，田地都拔裂了，庄稼枯萎，旱得树木冒烟、石头出火。周围村庄的村民们愁得没办法，只好请位风水先生来看。风水先生听说了经过，不用看也知道准是哪座老坟中的僵尸成了旱魃，又赶过来实地观望。一看之下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此处妖气之重，当真是前所未见，可不是旱魃那么简单，古尸已经变成了尸魔，没有人降得住。

村民们为了求条活路，只好盖起一座庙祭拜旱魃大仙，还被迫准备了童男童女活祭。童男童女是抓阄选出来的，赶上哪家的孩子哪家便认倒霉。村里有个常年吃斋念佛的老太太，她的孙女不幸被选中去做活祭。老太太舍不得这小孙女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一个人在屋里拜佛求神，哭得眼都快瞎了。夜里她忽然做了个梦，有个自称老五的人找上门来，让老太太劝告村民们不要用童男童女祭祀旱魃大仙，明天准有一场大雷雨，那就是他来擒此尸魔，无奈孤掌难鸣，所以有两件事情相求，一是要村民们敲锣打鼓以助声势；二是那旱魃斩不得，因为这尸魔身上的血能传瘟疫，斩尸会使这方圆百里之内人畜无存，唯有用村头水井中的井绳捆住它。那条绳子绑在辘轳上打水，不知用了多少年多少代了，却不见有半分磨损，始终跟新的一样，可见其非比寻常之处。村民们务必提前把井绳解下来，以便让老五拿宝绳缚尸，说完这个自称老五的人就不见了。

老太太自梦中醒来，把这件事告知其余村民，大伙半信半疑，犹豫再

三，还是按照老太太说的做了。转过天来忽然响起一声炸雷，事先毫无征兆，震得房屋乱抖、地面摇颤，紧跟着狂风怒吼，大雨倾盆。有胆大的村民往屋外偷看，就见遮天的黑云中，有一条十几丈长的白龙，龙身卷住了一个全身红毛、头上生角的怪物，那怪物俩眼如同两盏红灯笼。村民们赶紧敲锣打鼓呐喊助威。天昏地暗，足足过了一个时辰，旱魔大仙终于被井绳捆得结结实实，让一道天雷打进了村头干涸的井中，随即地动山摇，枯井崩塌填死。村民们恍然醒悟，老五不是常人，是广济龙王爷显圣，于是在井上造了河龙庙镇住旱魔，代代烧香膜拜，供奉不绝。

河龙庙有这么一段来历，属于民间传说，进入民国之后就断了香火。龙王爷泥像尚存，别的建筑全没了，仅剩一座大殿，周围已经盖房子住上了居民，1923年改建成义庄。巡河队打捞出来的浮尸，大多往这座义庄里放。郭师傅的师父懂些道术，经常替人操持白事，会看坟地和阴阳宅，还扎得一手好纸活儿。平时师徒两个就住在这座破庙里，前殿隔了两间小屋做纸活儿铺，后殿当作义庄。老师傅去世之后，留下郭师傅一个人在此居住，捞尸守夜的收入不多，他除了到巡河队当差，回来还要在河龙庙义庄隔壁扎纸活儿，郭师傅手艺极好，纸人纸马经他手做出来，如同活的一般。

当天在三岔河口捞出一个小孩的死尸，郭师傅同往常那样，把死尸带回义庄，天一黑就出事了。

#### 4

咱们现在提起这件事，说不准究竟是哪天了，大致在阴历六月二十八前后。民间说阴历六月二十八，是秃尾巴老李回家给老娘哭坟的日子。相

传以前有个姓李的妇人生下一条小黑蛇，关门的时候把蛇尾巴夹断了。这条小黑蛇本是河中黑龙投胎，也就是人们说的秃尾巴老李。这妇人死后黑龙也走了。每到阴历六月二十八前后，秃尾巴老李总要回来给老娘哭坟，所以这几天准是阴雨连绵。当天没下雨，那天色却也阴沉沉的，到义庄的时候已经快掌灯了。

那几天义庄里没有别的死尸，郭师傅用车把小孩的尸身推进后屋，这后屋以前是河龙庙的大殿后半截，尸身放在石台上，草席子没解开，他先把油灯点上，随后在小孩头旁烧了两柱香。按照迷信的说法，饿鬼闻见香火可以充饥，给死人点香等于让鬼吃饭。他可怜这小孩横死，烧香时特意多烧了一柱。

把死人的事忙活完了，该到前屋给活人做饭了。人们将郭师傅称为郭二爷，老天津卫讲究官二爷，遇上不认识的一概称呼二爷或二哥，除非是认识，知道行几，那就按二爷三爷四爷相称。郭师傅不是官二爷，而是实打实地排行第二，他本家大哥也住这屋。这话听着让人疹得慌，刚说完郭师傅一个人住在义庄，屋里怎么突然冒出位大哥来？死的活的？

原来郭师傅的兄长是个泥娃娃，这叫娃娃大哥。旧社会有种拴娃娃的风俗。如果两口子结婚之后很长时间没孩子，可以到天后宫妈祖庙里许愿求子，天后娘娘的神坛上有很多泥塑娃娃，全开过光，相貌各不相同，有的伶俐活泼，有的憨态可掬。求子的夫妻交够了香火钱，相中哪个泥娃娃，便拿红绳拴上带回家，把这泥胎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。往后两口子有了孩子，家中这泥娃娃就是老大，生下来的孩子是老二，故将泥娃娃称为娃娃大哥。每隔几年还要洗娃娃，那是请泥塑艺人给泥娃娃换衣服，容貌也要随着年龄往大处改，甚至得给娃娃大哥娶媳妇，也就是再请个女子形态的

泥娃娃进家，跟娃娃大哥摆到一块，凑成一对。因为家里的孩子行二，如果大哥还没娶，二弟却提前成亲，显得不合规矩。

如今是没人信了。在旧社会，这里边的讲头可太多了。由于泥塑的娃娃大哥常年接触人间烟火气息，也不免闹出些个灵异，老辈儿人经常喜欢讲这类故事，比如某家养的娃娃大哥半夜活过来偷喝秫米粥。

郭师傅上边有这么一位娃娃大哥，家里爹娘走得早，从小拿这泥娃娃当作亲大哥，每天进屋都说“大哥我回来了”。吃饭时也不忘给娃娃大哥摆双筷子，白天有什么不痛快，或是遇上什么难处，甭管好事坏事，回到家总要跟大哥念叨念叨。这天一如往常，郭师傅对着泥娃娃吃完饭，天色几乎黑透了，又是个闷热无雨的夜晚，他收拾好碗筷转身一看，猛然发现桌子上的娃娃大哥不见了。

## 5

郭师傅那时候是年轻胆大，秉性仁义正直，天生一副热心肠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，否则怎敢一个人住在义庄旁边？要说当时真是邪行，娃娃大哥分明是摆在饭桌上，吃完饭收拾碗筷，晚饭后还想扎几件纸活儿，刚这么一扭脸儿的功夫，桌子上就空了！别看郭师傅天天跟这娃娃大哥说话，那只不过是解闷儿而已，难道这泥娃娃成精了不成？

他寻思娃娃大哥本来好端端地摆在桌子上，终不能说没就没了。仔细一看屋门关得好好的，不可能跑外头去，那就在屋里四处找吧，都翻遍了也没影儿，无意中一抬头，发现这泥娃娃趴在立柜上，脸朝下一动不动。

郭师傅心里这个纳闷儿：以前从没出过这种怪事，就算这东西真的成



精作怪，跑立柜顶上去做什么？他自己宽慰自己，许不是记错了，再不然  
是看花眼了，话虽这么说，也没法不犯嘀咕，这叫皮裤套棉袄，必定有缘故。

虽一时想不明白，郭师傅仍将娃娃大哥放到屋中高处没动，心说“你  
愿意在上面待着就待着吧”，然后点上灯烛，到旁边的义庄前后巡视。天  
气又闷又热，晚上义庄里那股尸臭越来越重，捏着鼻子都挡不住。

他又一寻思，不能等天亮了，天气太热，该连夜把这小孩的尸身烧掉，  
可那死尸裹在草席子里，湿漉漉的还淌着水，烧也没法烧。义庄里有炼人盒，  
那是个人形轮廓的铜盒子，以前是庙里的东西，死尸放进盒中焚烧，不可  
能完全烧成灰烬，烧成焦炭装进骨灰坛里就行。带着水的死尸却烧不了，  
所以要点个火盆，先将尸身烘干。郭师傅准备好了火盆，取出火柴要点火，  
刚把一根火柴划着了，门外刮进来一阵阴风，手里这根火柴顿时灭了，接  
着再点，却怎么也点不着了。

火柴一根接一根地划，没一根划得着火，好像这盒火柴都受了潮；手  
上也湿乎乎全是水。屋子外头阴着天没下雨，可就觉得潮气特别大，墙壁  
上出现了一片片被水浸泡的痕迹，眼瞅着往上走，墙里似乎随时都会渗出  
水来。紧接着阴风四起，这风也没个准方向，一会儿西风，一会儿南风，  
好像围着河龙庙义庄打转。

郭师傅毛骨悚然，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，从心里往外的冷。火盆  
是别想点了，暗说：“莫不是要闹鬼了？”

老师傅当年留下一幅关帝像，绘的是“关公夜观春秋”，画中的关公  
头戴夫子盔，身披鸚鵡绿的战袍，一手捧着春秋，一手捋着五缕长髯，目  
射神光，当真是威风凛凛。关公身旁点着一根蜡烛，两旁一边是关平捧着  
大印，另一边是周仓扛举青龙偃月大刀。关公背后还有一匹赤兔马，四蹄